

洛城随想

至爱亲情

母亲的电话

□蔡慧岚

父母面对衰老，一步一步地安排着自己的归宿，显得那么平静。我们只有尽到做子女的孝心，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幸福、富足，这样才不会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连绵的阴雨，让这个冬天变得更加寒冷。

我在小区北门的湖边一边看残荷，一边想着母亲上午打给我的电话，心情很沉重。

母亲说我的大伯已深度昏迷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，估计这些天就要走了。我虽然远在千里，但还是要回老家一趟，送送大伯。

我的父母和大伯一样也老了。父亲的膝关节风湿严重，连上二楼都很艰难。母亲更是多病，有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胃溃疡。母亲年初患了脑梗，病好后走路像喝醉了酒，一脚高一脚低的。因为血压太高，母亲一年四季头都是蒙的。

父亲和母亲都来自农村。父亲很早就参军了，接着提干，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母亲中师毕业后一直当教师。

父亲和母亲生了我们姊妹四个。小时候，家里不富裕，一家人住着很小的三室一厅，阳台只有四五平方米大。阳台上一直养着几只母鸡，当时家里很难有肉吃，鸡蛋是我们最好的营养餐。中午，母亲煎四个鸡蛋，我们姊妹四个一人一个，而她和父亲从不吃鸡蛋。

那时，家里只有一张单人竹床，在湖南炎热的夏季，姊妹四个都要去抢。竹床最先被我霸占了，不过老二练习过棍术，劲儿大，有一天突然把我从竹床上推下来，与我好生打了一架，从此我就忍气吞声地铺凉席睡地上了。老三、老四只能在我和老二不在家的时候，躺在床上享受一会儿。姊妹间的占床纷争，父亲和母亲看见了也只是笑骂几句。

长大后，我在洛阳工作，老二在福州安了家，老三、老四也相继离开父母。每到过年，我们都会回到父母身边团聚。母亲说，我们姊妹四个就像风筝，平时在各自的天空中飞翔，可飞得再高、再远，她和父亲只要把风筝线紧紧地拽在手里，拉一拉，我们就会回到他们身边。

母亲今天打这个电话，是告诉我，她和父亲有些拽不动风筝线了。父母面对衰老，一步一步地安排着自己的归宿，显得那么平静。我们只有尽到做子女的孝心，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幸福、富足，这样才不会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“洛艺不绝”之洛阳味道
一路添汤到东关

□胡凯

那些试图经过的人们被挤在大石桥的中间，在一条若有若无的窄缝中艰难前行，以此证明大石桥是一座让人通行的桥。

我第一次去东关大石桥，是在一个冬日的上午。

那天，我和三姨从婆婆家东边的酱菜铺里走出来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我们没有买到婆婆要的东西。三姨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走，咱们去东关买。”

我那时还不知道东关是哪儿，只感觉被高出我许多的三姨搂着肩膀走了很远。

我们走到一家酱菜铺前，三姨说：“到了。”

这就是东关吗？我朝四周打量，感觉有点儿面对新大陆的感觉。

酱菜铺的对面是一排卖肉摊儿，卖肉摊儿的东边是一家食堂，食堂暗红色的木门全部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来的人有的拿着糖糕，有的拿着烧饼，有的拿着油条，有的端着汤出来准备找地方蹲下吃。

顺着食堂往东有一家小店，我虽看不清小店卖的是什么，但很为老板发愁：因为小店的门口满是卖菜、卖鸡蛋的人。

再往东，就是一座拱起的石桥。其实，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我根本看不出它是桥，因为桥上站满了人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站在桥上卖菜或买菜，我觉得这些事完全可以在街面上做。

那些试图经过的人们被挤到大石桥的中间，在一条若有若无的窄缝中艰难前行，以此证明大石桥是一座让人通行的桥。

桥的南侧，又是一家食堂，除了伙计在卖烧饼或者油旋儿，每个人都端着一碗汤。我不在意他们端的是牛肉汤、羊肉汤、豆腐汤还是丸子汤，只看到那些黑色的大碗里隐隐透着辣椒的红艳。

偶尔，有人蹲在那里，一边说着闲话，一边喝着汤。在洛阳，汤碗基本上是黑色的，只有少数几家的碗底部分是灰色的。

因为碗的样子都一样，洛阳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：有一个人在十字街买了一碗汤，边走边喝，喝得差不多了，会就近找一家汤馆进去添汤，一路添汤添到东关。喝饱了，他将碗往路边一放就走了，碗就被某汤馆的伙计收了去。

这个笑话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当时站在大石桥西边酱菜铺里的我，就在想：那两个负责收碗的伙计，会不会为此“搁气”（洛阳方言，有吵架、打架之意）？

说古论今

周文王被杀

□任见

周文王姬昌的“反政府军”是远道而来的，盲目深入，被商中央军打得哭爹叫娘，很快就溃败了，姬昌也被帝辛抓进监狱，没多久就被砍了脑袋。

姜子牙辅佐周文王姬昌东扫西荡，数年间吃尽了“窝边草”。

连年不断的征战，让姬昌成了“关中”地区的恐怖分子、商中央政府眼中的邪恶人物。

姬昌率军对有崇氏部落进行攻伐。

崇侯的名字叫虎，是帝辛（殷纣王）的亲信。有崇氏部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，部落里的人一直在提防着姬昌。

姬昌率军进攻有崇氏部落，士兵把盾牌举到头上，连成一片，像蚁群一样向城门推进，最后破城，崇侯虎被诛杀。

紧接着，姬昌率军长驱直入，直逼帝辛的老巢。商朝老臣祖伊向帝辛报告消息，惊呼：“天既讫我殷命，今王其奈何！”上天要终结大商了，怎么办啊，大王？

帝辛轻蔑地说：“瞧你那熊样！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帝辛召开军委紧急会议，组成左中右三师，“力角犀兕（sì），勇搏熊犀”的猛士蜚廉、恶来父子，手持青铜戈站在阵前。

周文王姬昌的“反政府军”是远道而来的，盲目深入，被商中央军打得哭爹叫娘，很快就溃败了，姬昌也被帝辛抓进监狱，没多久就被砍了脑袋。

奇怪的是，帝辛并未对姬昌的部落进行处置，反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接了老爹的班，成了周武王。

周文王姬昌被帝辛以叛乱罪杀掉，反倒给周武王继续兵犯中原留下了口实。

姬发重整军队，对士兵们训话：“予克纣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无罪；纣克予，非朕文考有罪，惟予小子无良。”我若能战胜帝辛，不是我武功高，而是我的父王被帝辛冤杀，上天还我公道；帝辛若战胜我，不能证明我的父王有罪，而是我无能。

姬发像他爹一样拜姜子牙为军师，时常讨教取商而代之的妙计。

姬发仿照商中央政府，设立公爵“职称”：右公爵叫周公，左公爵叫召公。他让自己的四弟姬旦做周公，六弟姬奭（shì）做召公，其他宗室也都得到了重用。

姜子牙对姬发说：“威猛的鹰，在捕食兔子之前会藏起爪子，缓慢低飞。聪明人想有所动作，会事先装出蠢猪的模样。”周武王明白韬光养晦的道理，装出沉迷于酒色的样子。

受假象迷惑的商中央政府对姬发解除了警戒，讨伐东夷去了。



(资料图片)